

楚寶

楚寶卷三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邵陽車以遵較訂

遷寓

梁震

梁震蜀人、唐進士也、天祐四年唐亾、梁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後唐天成三年季昌卒其
子從誨立淸泰元年十月震退居土洲時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曰楚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差等彼乳臭子驕侈
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誨
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
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斂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

司馬温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亾國敗家喪身之有

讀史日記曰梁震舉進士尚未膺爵祿而義不臣梁但以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有

餘榮。

聖楷曰荊臺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係。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土洲宅在荊州監利縣址猶存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荊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沖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收朗州之亂假道荊南繼沖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沖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

校。老而不廢。好著譔。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

晁氏讀書記曰。孫光憲蜀人。王衍既降。光憲避地。荆南。嘗從楊玭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北夢瑣言二十卷。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于江南之夢。自以爲高氏從事在荆南之北。故命篇云。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擧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毋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召試學士院、直史館、真宗景德元年、叅知政事、定澶淵之議、爲王欽若所嫉、三年出知鄆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莫諭其意取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天禧三年再
入相丁謂又嫉之出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準
旣至晨具朝服如嘗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
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
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及帝崩再
貶雷州司戶參軍中使賫勑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
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勑準拜于庭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瀘岸十里歎曰吞平時有詩云到瀘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入生得喪豈偶然耶來幾卒職夔西京道出荆州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挂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東都事畧曰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葉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其必大用也

言行錄曰寇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于縣

齊民望比甘棠謂之萊公栢

聖稽按澠水燕談云後巴東大火新與公祠俱焚明年蒲陽鄭顗來爲令惜公栢乃種凌霄花于枯栢之下使附榦而上以慰邦人之思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蓋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納獨以為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納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後累仕至太子少師致仕卒

宋張芸叟曰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
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
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
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
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
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聖楷曰東軒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
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以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
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

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鬬而內蛇傷
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
時今集中無此論須見連庠誦之耳按公行狀亦
不載試隨州事僅見野錄可補未備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移知揚州、眞宗卽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滁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

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教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

城雉郡甲夜不及滁楊蔣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制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隳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

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鬬其一死食之殆半蔡
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
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
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
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
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曰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
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
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

公嘗屏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

不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黃公素黃人也而容於公公知之深益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益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蒐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聖楷按韓魏公在黃事蹟所卷跋附見之如二程二宋皆同此例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初直史館新法行軾極論其不可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又徙湘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摘其表語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下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堅楷曰東坡人品文章人所共知玆不復錄惟據年譜舉則潤其君貴事實使覩者有所考見焉年譜云先生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是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三年庚申正月先生赴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是年五月子由復來齊安先生聽至

巴河以詩迎之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
定惠顒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按
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居臨皐
亭乃舊日之囘車院也有還居臨皐亭詩又就臨
皐亭立南堂作詩五絕其一云掃地焚香閉閣眠
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
接天又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廪入旣絕人口不少
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
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

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曾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又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以此知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皆始于是歲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歲先生始有東坡東坡八首叙云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之食爲
于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
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
入以忘其勞焉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
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
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間云蘇子得廢
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

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雪堂之前則有細柳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䕺橘種杭稌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是年三月先生買田至蘄水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同龐安常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

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作詞曰山下蘭芽短浸溪
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
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
飲憩七月游赤壁十月再游作後赤壁賦云十月
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由此觀之自臨
臯還雪堂尚在壬戌十月之後而先生以甲子六
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得年餘
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寺夜游
云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又按東坡圖云磈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

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郭老因以居焉

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

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

于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治平中、兩首鄉薦、登進士第、元祐元年、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兼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召爲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而罷、寓居江夏。初自涪歸、道出江陵。作承天院塔記、其畧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遇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葢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文成府帥馬瑊飯諸部使者于塔下環觀先生書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馮某而已時閩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托名不朽先生不答舉繇此憾之知先生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誣以幸災謗國其文初無幸謗之意遂除名羈管宜

州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有毗某氏館之太
守望執政風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
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遂館于戍樓曰小南門者
葢圄而欲饑寒之也居三年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
先生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自言家本農桑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者乎聞者
敬歎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忽以疾不起予弟輙一
人在側初謫安州與零陵蔣瀞相友善士大夫畏禍
不敢往還獨瀞日陪杖屨疾革瀞往見之大喜握手

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遽爲棺送歸葬雙井祖塋之
西紹興間贈龍圖閣學士加大師謚文節
聖楷曰山谷初謫黔再謫宜路皆由于江湘今據
年譜合豫章集畧附見之按年譜紹聖二年乙亥
三月先生赴貶所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是時伯
兄元明同行先生書萍鄉縣廳壁云初元明自陳
留岀尉氏許昌渡漢沔畧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
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
月不忍別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黔戎、凡六載、是年五月、復宣義郎監鄂州鹽稅、會江漲、不能下峽、至十二月始發戎州、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月、至荆、南、除吏部員外郎、先生再具辭免、乞太平州差遣、遂留家荆州待命、以至歲暮、

崇寧元年壬午、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發荆州、二十六日、至巴陵、有手書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詩跋云、至巴陵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獨上岳、

陽、樓、太守楊、羅、之、監羅黃、彥、弁、來、率、同、游、君、山、行、二、十、里、螺、蚌、中、乃、至、見住持僧年八、十、踐曳而出、登其絕、頂、環、望、積、水、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十餘羣、游、平、滐、中、猿猴叢出、上、下、松、楠、間、景、氣、甚、野、二月初六日、至。通。城。李彤云、先生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黃龍山、為清禪師、徧、閱、南、昌、集、即、此、時、六月初九日、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有武昌松、風、閣、君、子、泉、寓黃州觀、音、院、鍾、樓、諸、詩、皆、經、途、所、作、也。崇寧二年癸未、先生謫。鄂。州。記夢中詩云、正月巳

五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一篇語意清奇予聲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嶺道中連誦數過得之十一月末安州謫命下十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攜酒追送二十一日過洞庭青草湖過土山寨有晚泊長沙示蔡處度范元實諸子詩

崇寧三年甲申先生自潭州趨貶所正月晦日過衡山三月巳卯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癸全

州是夏至宜州元明舒別詩云桄榔笋白映玉簪
椰子酒清宜具觴市井衣裘半夷夏陰晴朝暮變
炎凉莫推月色共千里不寄江南書一行無賴笳
聲上雲漢曉來偏繞九回腸

陳慥

陳慥字季常、蜀人、避地黃岡、號龍丘子、博學能詩、與軾相倡和、軾爲作方山子傳、

方山子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于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
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
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爲家誰知巴峽路卻見落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蕋人開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泰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擺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蹻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侍女以遨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仕至尚書右僕射、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眾謫之人殆似永康、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人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微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嘗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謫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
有不平開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
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
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
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
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
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又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因乞歸。許養疾。尋卒、

聖揩曰、范純仁自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今觀其論乘三年一段、昔喪至今、猶令泣下、背入亦云、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人故何可不忠恕也。

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時章惇獨相用事、威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幷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

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皆以具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夫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覩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illegible]族

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廻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

曰章悖誕其狂妄乃削官爵管蘄州徽宗立亟召還
復爲右正言還左司諫還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
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
事奬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
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
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
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浩
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

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徐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媿之既而以病謁許郎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浩然自失
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
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常平官亦辭
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挾醫問病者藥之遇疾卒
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王同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湖俗用
人祭鬼同補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
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同同曰事臨有大于此者
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直

還入莫敢顧問飲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遲者以聞逮詣詔獄窮爲之懼同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于進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予還舊官權監御史數日卒

曾誕公亮從孫也盍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諍臣論誕仕亦不顯

道鄉臺考

聖楷曰鄒志完別號道鄉南遷時投宿岳麓寺故今岳麓有道鄉臺按宋史溫益傳云紹聖中知潭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即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冒風絕江而去據此是浩暮岳麓而溫亦不容必驅迫之使去非遣驅迫而後渡宿岳麓也今長沙志岳麓志俱誤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從居湖南之潭州紹聖四年登進士哲宗親讀其策稱善親擢爲第三初授大學博士提舉湖南學士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雲陵簿稱二人乃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讀書于衡山紫蓋峰下著春秋傳後屢召俱以疾

辭高宗時除給事中兼侍讀會朱勝非相安國遂遁
後再起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
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
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至于行已去就
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
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
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
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

艮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艮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二子宏寗侄寅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郞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

于衡山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
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胡寧字和仲以蔭仕至祠部郎官安國之傳春秋
纂討書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胡寅字明仲宣和中登進士第靖康初選司門員
外郎金入陷京師張邦昌僭立寅棄官避建炎三
年擢起居郎上疏言事不報尋命知永州後累遷
禮部侍郎兼侍直學士時秦檜當國乞致仕遂謫
衡州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

聖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縣隱山實衡嶽之奧區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詳今承天當陽縣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據乃得立祠表道歲時享奠而湘潭之封樹竟付之泠煙零露未嘗有過而問焉緬想遺風可勝永歎眞文忠守潭州日有祭文定致堂弥堂五峯四公墓文它其墓皆在䆉境而餘不見于紀載今姑錄其文以俟考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云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闕而弗章公闡道伊洛慨然以尊

君詩賦自任著爲訓傳大義炳然使洙泗之道復
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其自
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
作竊用興歎茲叨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于武夷
而老于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
其丘寔在寓里屬拘印敍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
陳菲薦乃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
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其心祭致堂諸公文亦
有顧瞻丘壟適在[illegible]境之語文多不錄

張浚

張浚字德遠綿州人建炎四年受命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爲東南都會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率師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俾詔諭諸砦因驩呼而往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紹興七年丁巳爲秦檜所憾罷都督府以秘書少監安置永州十五年乙丑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極論當今事勢如養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時秦檜謂已太平諱言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二十年庚午復徙于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二十五年乙亥檜死召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天下事爲和議所移遂偷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兩侵而吾方溺于宴安莫爲之備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萬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辛巳陳浚卿上疏極言浚忠藎帝悟乃復召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慎勿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惟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乃乘小舟徑進十二月帝如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

歷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隆興二年又罷都督府判福州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追封魏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

山將爲終焉之計將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幷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

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鄉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逕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
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
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
安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
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
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
廸功郎賜謚文節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

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黙少從朱熹游熹
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
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理義自怡
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
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屛去舉子
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
之沉不屑就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寶慶元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

了翁自記畧曰、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

事議不合輒罷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
聚書求友朝耕暮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聊命三至
辭不敢進其後利罷守瀘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
用郎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斥徙
湖北之靖幽因頗繁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凝
神夙念纍然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左
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巍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
融結乃屏剔蓓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
遷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云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亾、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冐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

信州宋亾遂居閩中至正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亾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頼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

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要之。則江南要入材可覓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餓死于燕京。

聖楷曰。考楚志興國州東有謝疊山祠。國朝嘉靖中。知州吳希賢始建。春秋祀之。豈前此未有專祀耶。按疊山謫居興國三年。不爲不久。今搜覽其遺跡。抑又何寥寥也。嗚呼。精忠勁節。文山揭于前。疊山繼于後。顧其所行。如出一轍。死之遲速。復何問哉。天蓋生此二人。以扶中國之士氣。而不知者。

以爲趙宋之孤臣也噫難言哉

楚寶山水論次

山水不生於天地而生於文士之筆山水之性情位置不生於文士之筆而生於文士之心今夫奇巒異瀑或遠在鱗介或近在戶牖衆人弗知好也即好之弗能名也若使文士選之瀉辭鐫彩雋氣摧嵐而山水乃另開一生面也天地之積洩何與焉又若岑蠻一仞競秀巫廬波無一勺瀾翻海碣悲喜化爲霽陰升降化爲煙樹此皆文士之心之所結彼山水又何知楚固山川形勝地也衡嶽命鎮沿湘千里洞庭江

漢汪洋無涘九疑蒞與武當玄峙其他大山巨壑孕育雨雲以千百計巖泉溪洞星羅電詭仙子迷而不出古帝望而知止向使靈均不放江潭李白不流夜郎元結不守營道宗元不謫泉陵而青青而泚泚其終潭沌乎非此之謂也嘗坐視融之雲矣寶露壇青岣嶁字赤非不足快也乃一誦大白詩曰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輙骨蛻而淩虛嘗泛君山之月矣秦皇焆冷湘靈瑟怨非不足感也乃一誦九歌之三章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輙魂銷

而欲悟由此觀之大湖以南一水一石得遇次山予厚諸人正復不易且岸谷之氣候屢遷爾我之興會各別與其執山中已往之迹恨翠色之無多不若迎紙上相續之心恍嵐光之乍吐予故取諸遊記之佳者存之或記有不備則間補以詩又以衡嶽領湖南湖北諸山水以玄嶽領荆南荆西武漢諸山水使夫舟之興之者歷州若縣如身入鏡中雲路與飛鳥爭明一杖偕孤筆以往斯亦具勝情者之最快矣其散見于遺勝諸攷者茲不再出述山水第二十二凡三

卷

山水一

山水二

山水三

楚寶山水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桃源鄧士琦較訂

山水

南嶽衡山

宋張栻

栻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爲歎也、乾道丁亥、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爲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

亦與焉越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
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假道
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
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
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
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
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
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
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琤琤目慕撫

方廣氣象深窮。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

雲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爲氷雪凍裂

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

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任山僧了信

有詩聲云夜。月。明。牕。牖。間。有。律。觸。清。甚。出寺即行古

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

照林間。氷隋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

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

以登路亦不甚狹逕險輒有磴可步險數十里過大

明寺有飛雲數點自東來裊見上封寺復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雲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勝二丈始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霧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焰霽

屋寒光射入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窪窴窴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鑪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餾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雲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渤瀰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叅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羅敘閒已發于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

晉桓玄遊衡山詩序曰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檝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窮澄映之流涯涘無纖埃之穢修途逾邈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姑洗之旬始暨于衡嶽於是假足輕

輿宵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微通或垂柯跨谷挾巘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長嶺遐眺遙矚或憩輿素石映濯水潛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嵩阿管絃並奏清徵再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聖楷曰古今遊南嶽記獨晉桓玄宋張栻二序頗多異致近日纂修南嶽志與名山記者俱未採入豈未之見耶桓序尤佳惜其人不稱故次之張作

之後其餘若水經注湘中記置辭雖不多皆非後人所及

石鼓山

宋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超如大石、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蜀王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裁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登自此横絶取路以入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磴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吉甫詩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兒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峯瓶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尙有鴈聲又謂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九疑山

唐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九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峭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榛梧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

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令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華之旅聽逸者占為山君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若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刱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

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覩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嶷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水經注曰九嶷山盤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谿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窆其陰山南有舜廟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

聖楷按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九峯各負一水一曰朱明瀟水源二曰石城泡水源三曰石樓巢水源四曰娥皇沲水源五曰舜源亦曰華蓋最高瀑水源六曰女英砯水源七曰簫韶濟水源八曰桂林洑水源九曰杞林洞水源大抵山峯半以舜塋得名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塋於江南九疑是謂零陵即零陵亦以舜得名也元次山謂四州各近一隅即今桂林梧州永州道州也桂林唐名桂州

陽華巖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銘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嶄岏。其下可家。洞開爲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巓如闕。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節。窮老于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於戲陽蟄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寒亭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檻雲端上齊絕巔若旦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爲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聖楷按次山在舂陵有菊圃在武昌有殊亭有廣宴亭皆爲作記皆有超然濟遠之致如陶淵明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繇胸中無俗累耳細讀柳子厚諸記便知

右溪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窊樽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窊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片石何狀如獸之跧其背頽窊可以為樽窊而臨之長谷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蒲而臨之曲浦迴淵長深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為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拔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純勤銘亭下以告後人

七泉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實或繁于嶔臼皆澄

流清漪旋沿相奔又有叢石欹欽為之島嶼殊怪相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泉曰潓淲涍汸淔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矣畱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刻銘以記之於戲潓泉清不可濁惠及下物何時竭酒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否命汸泉、方以終老、欲令圓者、
飲吝汸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湏泉、將戒來世、懲忠直焉、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下人者、不就汚辱、我命淲泉、
勸人事君、來激泉流、願爲忠臣、
沄沄涬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意旌叟於此漫歟漫醉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眹引

五如石

涔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
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
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
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礲者又
如瀧者泉可渟瀅匝石而流入于礲中出而爲瀧於

戲彼能異如此安可不稱賦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
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
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
登山若坐于巔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非如
鑿淵然泉湧澄瀾灑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
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石魚湖

潓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酒水涯四匝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石湖曰石魚湖鐫銘于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又湖上醉歌序云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于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于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石魚湖

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酒爲招酒徒歷歷
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
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聖楷按元結又有夜宴石魚湖詩云醉人疑舫影
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香酒舫行醉昏能誕
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恨醉與醒皆妙理
快事曲盡飲中之趣

浯溪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滙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湘水一曲
淵洄旁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
臨淵斷巖隔溪絕壁山既殊恠石又尤異吾欲求退
將老玆地溪古地荒蕪歿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
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峿臺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恠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申至丑寅嶽麓陵經前有磴道高入九十尺下當洞
漈其勢磵碕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
異之處悉為亭堂小篆嵌寶其間松竹掩映軒戶巢
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
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
取茲石將為嵒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
深嵒臺附崚登臨長望縹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
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巖蘙琢如璞如琢作銘刻
之彰示後人

庴亭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庴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庴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庴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旁石上篆刻此銘

東巖

峿臺西南支危高迴在唐亭爲東巖下可行坐八九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峿臺蒼蒼西巖雲端亭午巖下淸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黃庭堅浯溪題壁曰余與陶介石遶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峿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賓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于唐亭東巖披翳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蔡合

瞿令問玉筋篆筆畫深穩優于峿臺銘也故書與
長老新公俾刻之巖壁以遺後人
又書磨崖碑後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
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
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繇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
官已作烏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蹰躇還京師內間張后
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
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洗前朝悲

聖楷按磨崖碑在浯溪石壁乃顏眞卿書元結大唐中興頌也故附見之

朝陽巖

元結

永泰丙午中，自舂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庲，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愐爲吾薙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剏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惟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綫身，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況覩

城甘邑巖洞相對棲人修賞覽使棲織刻銘巖下開
我何爲欲琴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茂功題名云朝陽巖近在郊邑棲庇焉之喧而
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茂功
宋景晋同爲避暑之遊是日也雨餘風快烟靄霞
鮮爽氣盈衿歊滌遁去閑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
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下瀛州方丈欣勝踐之同
適喚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頹然就醉暮色四合
乘槎而歸

黃溪

唐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丹碧之華蘂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

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宂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
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旣醵爲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零陵朱衮曰柳子遊山以黃溪爲畫天下之勝夫
溪勝信然矣而辭獨鈌于山山水之本也苟山弗
勝能勝于溪乎余嘗坐高山招提望城東黃岡諸
峯如開卷畫縹緲天際東曦未白白雲如衣乍疏
乍密雲去日出秀色絮爛畧如芙蓉畫開或及初
霽望之其勢演迤東奔復如江濤赴海之壯益其

勝、弗、能、窮也、而畧、會、于、溪、。右所謂三源奇麗之狀、亦罔有之、而溪神之靈、將有以乎、夫溪以黄名、亦罔之爲黄罔也、溪罔皆曰黄、水、石、多黄也、溪能神、者勝、使之、然、也。祭法云能興雲雨、見怪物、皆曰神、又曰在其地則祭之、若溪之靈、旱而禱雨者、輒弗得焉、其爲神也固以此、椰子曰神莽之後也、吁王黄巽文矣、恐未然、

愚溪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辠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
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
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
皆不得爲眞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
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下世而善鑒萬類淸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宋王楙記曰王建逍遙溪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嘗借問子孫因選暫憩衆稀疎野樹人移拆零落舊花雨打開無王

青山何所在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殁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予觀二詩深有感焉逍遙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客抱樂鑾輿翟褘增賁泉石見誇于諸公者不一章公去此纔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燕東是何隣麽一至于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已嗚呼玆豈告戒所及哉

聖楷按溪當州城西黃葉渡上十步許附入瀟水遡流上幾千餘步爲鈷鉧潭愚丘等七勝附罷潭旁

鈷鉧潭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

夷而忘故土者非玆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類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小丘西小石潭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木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碁。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隷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

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

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主

袁氏故以名焉

按渴在州城南百家瀨上石澗等勝皆附麗其旁

岸環爲一勝

石渠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達。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淵

石渠之事既窮上繇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繇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繇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南磵中題曰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聖楷按柳集注云磵與澗同即記中所謂石澗也此詩久爲東坡辰翁諸公所賞故并存之

西山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

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
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
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
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
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
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
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
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聖楷按山在城西旁出冉溪之上特為一勝

小石城山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

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信、之○